

博學沖和 · 冷雋多才

我所認知的齊如山

● 張大夏 (中國文化大學及政戰學校教授)

有緣相識受益匪淺

我初次晤見齊如山是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夏天，那時候，我寫了一兩個國劇劇本，居然獲得有關單位的獎勵，同鄉前輩，對我都勗勉有加。有一天，遇見邢臺范秉之，他說：「你既然研究國劇，應該見見齊如山先生，我可以替你介紹。」我當時對於齊如山，只知道一點：他是「捧梅蘭芳的」，不過，一位前輩聞人，能有機會拜訪，總是好事情，因此，便表示欣然願往。范秉之很快的給我寫來一封介紹信，卻不是寫給齊如山，而是寫給齊三爺——壽山先生的，信裏說：「……同鄉張大夏君，持丞走謁，特為介紹令兄如山二爺……」。齊壽山又叫他的女公子帶我去見齊如山，——那時，他們老弟兄倆都住

在中山北路，相距好像不太遠。

第一次會面，沒有談很久，我的印象

：齊如山是一位平易近人，既無名流派頭，也無學者習氣的老人家。已經七十多歲了，鬚髮一絲不白，腰腿健壯，而且精神矍鑠，口若懸河。談到編寫劇本，他說：「你寫的本子，我都看過，演是可以演，但還不夠看。」老實講，那時我寫劇本，只是為了好玩，還不懂得叫夠看，但也只好唯唯。他又說：「編劇本，要多看前人編的本子，更要多看戲。」第一次的談話，到此就結束了。以後，我每隔十天半月，便去看看齊如山，天南地北，無所不談，而重點則常常放在國劇上面。有一天，齊如山非常愉悅的對我說：「我很高興你來聊天，因為我說的話，你全聽得懂。」從那次以後，我就漸漸成為齊府上的常客

了。追隨既久，認識亦深，現在，讓我把一些小故事，寫了出來，以紀念齊如山。

耿介沖和不亢不卑

孔子說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七十歲以前的齊如山我不曉得，我認識齊如山時，他已七十開外了。看他好像不拘小節，非常隨便，但細按起來，無不大事小事，也無論動止言談，他都是一絲不苟的。尤其是出處取與之間，他更能夠把握原則，不失分寸。舉一件小事情來說：有一次他寫的「國劇概論」出版了，收到幾百本版稅書，除了送人以外，還剩下不少，沒處存放，想把它賣掉，我自告奮勇，拿了一百本走，多少錢一本記不清了，只記得銷了七十多本，為了手續清楚起見，我一筆一筆的準備好收據，請他蓋章

，下餘二十多本，我想不必拿回去了，就拿自己的錢，湊足了一百本的價款，一起送給他——但這二十幾本沒有收據。齊如山蓋完章以後，算了算，發現收據的數字，與錢數不符，問我是怎麼一回事？我生平不會說謊，只好照實說了，齊如山大不謂然，他說：「這麼辦不對，我託你賣書，不是叫你墊錢，你要買，買一兩本就夠了，留那麼多幹什麼？」立即逼著我把多的錢收回去，把剩的書送回來，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齊如山卻說：「這才是正理！」由這樁小事看來，可以證明他是一介不妄取的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對於國劇，有這一點微不足道的知識，固然無一不是受齊如山的薰陶，而立身處世之方，在無形中也得到他不少的教益。齊如山常說：「一個人，總得有所不為，到了無所不為的地步，那就要不得了。」一九五七年，我力辭國立藝專國劇科主任，固然有「不合則去」的理由，但也不免于意氣用事。因為我擔任這個職務是齊如山推薦的，既然決意不幹了，總得報告他一聲，他聽了之後，臉色有點凝重——這是我僅見的一次——只說了一聲：「那未免太可惜了！」並沒有勉強我，勸我不要辭。直到後來

，史紫忱才告訴我：「你不幹藝專國劇科主任，（齊）老先生非常不高興，說你不顧大體。我（紫忱兄自稱）說：你為什麼不勸勸他？老先生說：我平時教他做人要有骨氣，今天他這樣做，在自處之道上說，也不能算沒有理由，我怎麼好勸他呢？」

這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，至今想起，內心仍然非常的不安，我只學了齊如山的耿介，沒學到他的沖和，以致魯莽滅裂，有負師長的期望，夫復可言！

說到齊如山的沖和，更是人所盡知的，我想所有他的親友，誰也不曾見過他「疾言厲色」——最不滿意的時候，也只是「哼」兩聲就算了。他待人接物，永遠是那樣不亢不卑，上自達官貴人，下至販夫走卒，他都視同一體。他講話並不故意檢你愛聽的講，但也絕不會讓受者難堪，不管講得是甚麼——讚美、批評、嘉許、責備，從他嘴裏講出來，永遠是那樣親切而富於人情味，使聽的人不能不入耳銘心，這一點，我還不曾見過第二個人，和他一樣。

齊如山的謙虛，也是值得一談的，他的謙虛，完全出於自然，絲毫沒有故作，

他常常講：「對於一個問題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如果有真知確見，我也絕不含糊，這就是『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』。」他還加以註解說：「自己承認自己不知道，那就是有自知之明，有這個自知之明，才肯虛心的請教人，或用心去研究，終會有知道的一天，所以說『是知也』。」這種風度，他一直到八十多歲還在保持著。

齊如山對人，也是一樣的謙虛，當面談話，還比較脫略一點，給朋友們寫信，則對人永遠稱兄，自呼經常稱弟，從不計較其人的地位與年齡。我個人從認識他那天起，就一直以師長相待，但他總是相當客氣，一如對待其他朋友，直到一九六二年，他寫的「國劇藝術彙考」出版了，自然要送我一本，我當時鄭重請求：題字以「賢契」相稱，他含笑照我的請求寫了，我當時深自慶幸——齊如山承認我是他的學生了。

這些，都是別人不知道或不注意的小事，至於齊如山在抗戰時力拒日本人的威逼利誘。大陸淪陷前夕，毅然追隨政府來臺，大節無虧，國人共曉，倒不必我來贅述了。

研究國劇看問記想

齊如山生平研究有得的，並不限於國劇——讀「齊如山全集」可知。但一般人的觀念，國劇是他多種學問的代表，現在就拿國劇來說吧。在齊如山以前，注意到戲劇的文人學者，不是沒有，然而他們所注意者，不外三點：一是戲劇對於民眾的影響——也就是社會教育上的功用，像明朝的王守仁，清初的劉繼莊，都說過「戲劇有裨於世道人心」的話。二是編寫劇本，元、明、清三代的雜劇、傳奇，多出文人之手，降及民國，文人編劇者，也指不勝屈。三是研究戲劇史和劇曲文學。如晚近的焦循、王國維、吳梅，以及日本人青木正兒等，其成就也不在小處。至若專習演技的票友和劇評家，他們雖只是悅性怡情，然對國劇的推廣發揚，亦復助益匪淺。

我所認知的齊如山

對戲劇比前舉諸人有較深邃之研究的，是清初的李漁（笠翁），他對於一齣戲的編、排、演，都有精闢的見解，言前後諸人所未言，惜乎他的出發點，僅僅是求把戲演好，而不曾更深入的把戲劇當作一門學術來研究——至少他的意識上是如此

。同時，他的行徑又有點放蕩不羈，為當時衛道的士大夫階級所不齒，（我總以為李笠翁是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人，他那不由徑的行為，是對異族的消極抵抗，可惜資料太少，無法求證。）所以他雖花費了不少的心血，卻未能引起社會上對戲劇的普遍重視，直到乾隆年間修「四庫全書」時開明如紀曉嵐，仍有「南北曲非文章之正軌」的看法，所以「四庫全書」包羅萬象，獨闕戲劇一門。

齊如山可算是把戲劇當作學術來研究的第一人。齊如山自己告訴我，他研究國劇的方法是四字訣——看、問、記、想。他從小就喜歡看戲，對戲劇發生研究興趣之後，更看得多了。在看的時候，遇到疑問，就向內行請教，不管好角、賴角、雜角，以至於檢場的、箱官、看水鍋的、管彩匣子的……他都不恥下問，只要人家回答了他的問題，不論三言兩語，或長篇大論，也不論言之成理，或信口開河，他都

一條條的記錄下來，齊如山說：他問過的內行，數以千計，記錄本子一只多高一籬，共有四籬，其中囊括了有關國劇的一切問題——歌唱、舞蹈、扮像、臉譜、行頭、口面、切末、把子，以及各行各科，前

臺後臺……無不具備，而且每一個問題都有數十條乃至百數十條，說法或者互相舐觸、或者牽強籠統，或者穿鑿附會，他都不厭其詳的作成札記，然後再用自己的思想，歸納、研究，直到有了最正確的定義或結論而後已。齊如山對於國劇，就是這樣的苦心孤詣達數十年之久，直到他逝世之前，才完成了在他的著述中最有系統，也是闡揚國劇理論最完備的「國劇藝術彙考」，出版問世。他曾說：「這本書出來，總算完成了一樁心事。」誰知竟出口成讖了呢！

我常常以為，齊如山的學問，可以用一個「實」字概括，即以前述國劇理論而言，他研究的方法，是那樣的腳踏實地，深入、客觀，因此，他對任何一個問題，所獲得的定義或結論，才能顛撲不破。和只涉獵過幾本書，或只看過幾年戲，結識幾個名角，便以國劇專家自命者，誠不可同日而語。

一個人有了名氣，不管是實至名歸，還是浪得虛譽，總會有人嫉妒，所謂「樹大招風」。而且文人相輕，自古已然，於今為烈，若干年來——包括齊如山生前死後，總有少數人士，對他間有微詞，這也

是必然之事。不過有一事實，非常明顯，就是那些批評、輕議齊如山的人士，不談國劇理論或談而不中肯則已，假若他所談的還有幾分中肯——也許他自以為是獨得之秘，其實較諸齊如山，已落後多少年了，不信，可以把他們的言論文章，和齊如山的著作印證一下。至若竊竊齊如山的說法，而略加文詞的藻飾以欺世盜名者，就更不必置論了。

提到文章，也有人批評齊如山的文章：「不文」。是的，我也有這個感覺，記得有一次在齊如山家裏碰到胡適，我問他說：「您畢生提倡白話文，但您寫出來的文章，畢竟還是文章，我們齊老師寫的文章，才是真正的白話。」胡適也為之啞然首肯。的確，凡是聽過齊如山談話的，再看他寫的文章，都會覺得和他平時的談話，一模一樣。讓大家來評判：在今天，像齊如山這樣語文一致的作風，是優點呢？還是缺點呢？舉世的文人、作家，又有幾人能夠做到？

末了，談到齊如山的編劇。其實，人之不可出風頭也！風頭愈健，招忌愈深，給梅蘭芳編劇，是何等出風頭的事情？焉有不遭大忌而招致惡意批評之理！所以齊

如山所受批評，大多集中於編劇一環。有人說：「齊如山給梅蘭芳編的戲，都是別人編的。」有人說：「齊如山編的劇本並不好。」據齊如山告訴我，他替梅蘭芳編的那些劇本，差不多都是由他擔任初稿，他把重點放在選擇故事，安排場子，全劇的結構，情節的穿插等工作上面；唱詞的潤色，則由李釋戡、黃秋岳等負責，他們一邊潤色，一邊與徐蘭沅、王少卿等共同研究，遇有拗口，不易譜腔的字句，再加推敲改易，如此者也許經過三數次，再來試排，在試排過程中，還會不斷的修改，才成定本。其實還不算定本，正式演出以後，觀眾難免有反應，如其果然合理，仍要照他們的意見改動。齊如山這話，講得非常真切而坦白，一個成熟的劇本，是必須經過這些階段的。

我在齊如山家裏，看過「鳳還巢」的初稿，（這是現存唯一他在北平所編劇本，親筆寫的初稿，一九四九年齊如山逃離北平時，帶出一部分珍本的書籍，裝箱之時，恐怕磨損，用這本「鳳還巢」墊箱角，因而帶來臺灣的。）是毛邊紅格紙，用毛筆書寫，（齊如山寫文章，永遠用毛筆。）比現在演的，多了好幾場，此間的劇

團，也曾照舊劇本演過，但多出來的場子，不僅無甚可觀，而且不適合全劇的風格，現行本所以刪而不用，蓋有由來矣！其他場子，與原本則無甚差別。詞句則除了程雪娥幾段主要唱工，二本相校，有所不同以外，其他主配角色的唱白，則絕少改動。「鳳還巢」一劇如此，我想其他劇本，也大概相同。以造屋為喻，齊如山所任工作，是砸地基、安樑柱、砌牆壁、上屋頂。李、黃諸人，則是貼壁紙、刷油漆、置家具、掛子畫、擺古玩。二者的比重，不待辯而自明。而且過分重視詞藻的華麗，斯乃囿於書生之見，不足與言戲劇，請看明、清兩代的許多的傳奇，白則駢四驢六，曲則砌典堆故，只堪陳於案頭，無法奏之場上，其為人所詬病，已不自今日始了！

至於說齊如山所編劇本有的不好，我倒並不反對。要知道：文藝和學術不同，學術有其顛撲不破之理，文藝則一人所作，未必皆佳。譬如詩與畫，李白、杜甫之叶律，未必首首皆精，荊浩、關仝之丹青，也未必幅幅都好，何況齊如山在學術上的成就，真乃博大精深，編寫劇本，原不足為齊先生重，偶然有一兩本，不能盡如

理想，亦不足為齊先生累也。

我無意替齊如山辯護，齊如山永遠是齊如山，惡意的批評，客觀的辯解，對他無所損益，果然有人能比他研究出更精深的國劇理論，發掘更博大的國劇知識，自可取代齊如山國劇大師的地位，否則單憑幾句有心的攻訐，是無奈齊如山的。我再說一遍：我之所以為是言者，實無意於替齊如山辯護，只是就個人所知所見，據理而言，質之於世而已。

得之不喜失之不憂

齊如山逝世，是在介壽堂看大鵬劇校學生演「小放牛」，忽然手杖落地，他自己俯身拾取，不想坐椅一滑，身體失了平衡，摔倒了在地，影響了心臟，竟爾不治。照古老的說法，乃是無病而終，修來之福，但從另一方面說，不能不承認是出於意外。

如果不發生這個意外，也許他還可活十年乃至二三十年，都未可知，因為他的精神體力太好了！或者有人懷疑，他一定有什麼攝生之道，其實一點都沒有。我追隨齊如山十幾年之久，對他的飲食起居，知之甚悉，他從來沒進過所謂的「補品」

，什麼打針吃藥，更是與他絕緣。偶然有些停滯（齊如山常說：「老人家的病，都是吃出來的。」）、感冒，也只是養幾天就好了，很少看醫生。飲食方面，也隨便得很，因為牙齒不好，不大吃硬的和粘的東西，平時喜歡喝點好的香片茶，偶然喝點咖啡，如此而已。他也不做什麼健身運動，只是常常散步，他的散步，倒是與眾不同，可以說無時無地，不在散步。我曾留意統計他的日常生活，除了吃飯睡覺以外，寫文章、散步、聊天，實佔最大的比例。他寫文章從來沒有草稿，想到就寫，寫累了就起來溜躑，屋裏院裏，信步所之，遛一會之後，坐下再寫。朋友們來了，他就陪著聊天，聊天可以說是他每天唯一的消遣。聊到一個階段——也許根本沒有階段，他就會立起來，繞著房子遛一會，然後再聊。有時到街上走走，買些零星東西，總是我陪著他，我自信腳底下不慢，但和他一道走，絕對不必故意的等著他，要知道：他比我大著四十歲呢！

齊如山睡覺很方便，從來沒有聽過他失眠，而且隨時可以睡，譬如說：有幾個朋友——自然是不分彼此的——在客廳裏聊天，他覺得累了，就向大家「告個便」，進臥房裏睡一會，也不過二三十分鐘，起來再接著聊天，精神的確就恢復了很多。像這些地方，說來都極為平常，但也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不過，我總認為他之所以保健康、享大年者，還不是單靠這些，最重要的，是內在的修養，所謂內在的修養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無患得患失之心」。語云：「人不貪名利，誰肯早起？」可見名利二字，是很少人能看得破的。

齊如山若說他「棄名利如敝屣」，未免過甚其詞，但他從不主動的去追求名利，則是真的。論「名」，我認識齊如山時，他已名滿中外，不必多求了。若說到「利」，他來臺後，經濟狀況，一直不算充裕——前面所談由北京帶來的那一批珍本書籍，後經友人介紹，賣到國外，如非不得已，齊如山是不肯這樣做的。可是他不但對不應得的利決不「苟得」，即使是應得的，人家給他，他也不推卻，人家不給他，他也沒有著過急。記得民國四十七、八年之間，我替他領過一筆稿費——兩千多新臺幣，在那時候並不算少，領到以後，他笑著說：「這筆錢欠我半年了！錢嗎，誰都知道是好的，可是人吃飽了就算了

犯不上為這個著急。」推而至於其他有關個人得失之事，他都抱著這種「得之不足喜，失之不足憂」的態度。說來容易，我見過多少讀書人，平時似乎恬淡超逸，不同流俗，一遇名利的得失，喜怒之情，就會發之於心，形之於色，以視齊如山，藐乎遠矣！

幽默風趣出言冷雋

有的外國人說，中國沒有幽默，我絕對不相信，如果把齊如山說笑話的內容，一一記了下來，就是一本最上乘的幽默大全，我想凡是常和齊如山聊天的朋友，都會有同樣的感覺。

齊如山無時無地，不發揮他的幽默感，現在讓我講他兩個故事：一天，有三位朋友，在齊府上聊天，我也在座。聊著聊著，一位朋友發現齊如山的寫字檯上放著一個鎮紙——是綠色臺灣玉雕的小烏龜。這位朋友是喜歡開玩笑的，拿在手裏舉著向齊如山道：「如老！您書桌上幹嗎擺著這個玩意？」齊如山撇嘴一笑說：「因為你不常來嘛。」大家當時一怔，霎那間，瞧清楚了，也明白了，沒一個不哈哈大笑，那位朋友，也笑得前仰後合，捧腹

不止。齊如山的幽默感，最難得的是出言冷雋，而且來得真快當！

還有一次，齊如山聽從朋友和家人的勸告，到臺大醫院作全身檢查，住在病房裏。一位天津人會拉胡琴的盧鼎丞（他是津沽世家，盧木齋之孫。）住在那裏陪著他，我則每天早去晚歸，好在齊如山雖是住院，精神體力，一切如常，我們三個人，想吃什麼吃什麼，想聊什麼聊什麼，聊累了，他們兩位睡大覺，我則跑到衡陽路一帶逛書攤。一天，我從外邊回來，剛好醫生給齊如山檢查直腸——一般的直腸檢查，醫生總是戴上塑膠手套，把中指伸入病人的肛門，摸索一番，憑觸覺判斷有無瘤類的東西存在。

檢查完畢，醫生走了，齊如山一面整著褲子，一面搖頭，向我們兩個說：「嘿！好模樣的（四字乃北方土語——樣字）！好模樣的（四字乃北方土語——樣字）！好模樣的（四字乃北方土語——樣字）！好模樣的（四字乃北方土語——樣字）！」他給搗了一下。還問我難受不難受？那還有好受的，我又沒有那個習慣！說得我和盧鼎丞笑不可仰，連門口的護士小姐，都給笑進來了！

這個故事，在道學先生看來，似乎有點猥褻，但實在令人忍俊不禁，而且這故事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，如今齊如山早歸道山，盧鼎丞也已病故，我若不說出來，未免太「可惜」了！因憶簡雍「淫具」之詞，見諸史乘（見三國蜀志），然則，我寫出這段故事來，亦不為過傷大雅也。

聖文拾夢抒懷

隆重李 潔 著
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。